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

官清大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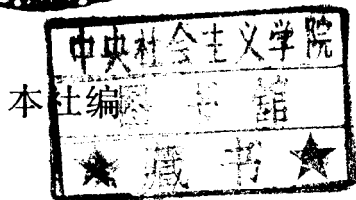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編 ● 上海古籍出版社

85316

K827
27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大清官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沪新登字109号

“十大”系列丛刊

十 大 清 官

本 社 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5 字数 102,000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,000

ISBN 7-5325-1391-2

K·144 定价: 2.50元

前 言

在封建社会中，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。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，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，而叫“循吏”、“良吏”、“廉吏”等等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，所以很早就出现了对官僚进行的类型化评价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就把“好官”列入专门的《循吏传》，而把坏官列入《酷吏传》。从此以后，历代正史都有专门的篇章来集中记载好官与坏官。

好官的标准是什么？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侧重点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中认为，循吏是奉职守法、不好大喜功的官吏，“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”。他一共列举了五个符合这个标准的人物，其中，孙叔敖、子产是能“教化”百姓的典型。孙叔敖任楚相国时，“施教导民，上下和合，

世俗盛美”。子产为郑国执政，使百姓彬彬有礼，买卖公平，道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鲁国的相国公仪休则是以清廉著称而入选，他爱吃鱼，但从不接受别人馈赠的鱼。还有两位能以死守法的官吏。晋国的李离因为部下冤杀无辜，就判自己死刑，伏剑自杀。楚国石奢因为父亲犯杀人罪，放跑父亲，自刎身亡。由此可见，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的基本标准是：行教，清廉，守法。

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、秦及汉初，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。云梦出土的秦代文书《语书》中有“凡良吏明法律令，事无不能也”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第15页，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）的说法。到了“独尊儒术”时期，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。东汉班固在《汉书·循吏传》中记载的全都是以教化著称的官吏。

然而，守法奉职容易，要推行教化就很困难，特别是教化的成效是很难考核的，所以又退而求其次，以清廉为好官的主要标准。三国末年，司马懿曾说：“为官长当清，当慎，当勤，修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！”（《三国志·魏书·李通传》注）把清廉置于首位。从此，清、慎、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，官署衙门门额上常写有这三个大字。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。在民间，百姓对官吏只求其能不受贿赂、清廉公正。所以凡好官也

就都称清官了。

清官尽管也是统治阶级的代表，但比之贪官毕竟对人民有益，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，对社会历史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。著名的清官人物故事在民间长久流传，家喻户晓，妇孺咸知。在传统戏曲中，清官戏总是久演不衰。清官的形象寄托了人民对清官的纪念，抒发了人民对于政治清明、国泰民安的向往。

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历史、了解清官，我们编写了这本《十大清官》，从古代无数清官、好官中选择了十位较具代表性的人物，介绍他们的身世、政绩，他们的追求与命运，力求使读者能全面了解清官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群体。这十位清官有的以造福一地人民而留芳百世，有的以推行教化而著称一时，有的能执法守正，有的敢犯颜直谏。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“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”的浩然正气，体会到我们民族的精神。我们衷心希望读者能“开卷有益”，并对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（郭 建）

目 录

1	前 言	郭 建
1	西门豹	姜俊俊
18	赵广汉	顾承甫
33	黄 霸	郑学廷
58	徐有功	郭 建
79	狄仁杰	许云倩
96	陈希亮	宏 伟
114	包 拯	顾承甫
135	况 钟	顾承甫
155	海 瑞	叶孝慎
173	汤 斌	叶孝慎

西 门 豹

提起西门豹，人们很自然会联想起“河伯娶媳妇”这件事。几千年来，关于他智惩巫婆、造福邺（今河北临漳县北）地的故事，常常载之于史籍，流布于民间。那么西门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这还得从他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说起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。群雄并起，列国争霸，社会一直处在大动荡之中。经过长期的争霸战争，许多弱小的诸侯国逐渐被大国并吞了，而有的国家则因内部发生变革，大权渐渐落到了几个大夫手里，曾经在中原称霸一时的晋国就是如此。

早在公元前 539 年，这种潜伏的危机已见端倪。当齐大夫晏婴奉命出使晋国时，晋国大夫叔向就十分忧虑地对晏婴说：“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，政在私门，其可久乎！”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）揭示了晋国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力量正在发生变化。后来晋国政局的发展，果然如叔向所预言，形成了“六卿强，公室卑”（同上）的局面，到晋幽公时，公室仅有絳与曲沃之地，其余都归了韩、赵、魏三家。而在这三家之中，首先崛起的是魏。

公元前 445 年，魏文侯斯作为魏国的第一代君主登位。这时候的魏国，已初步建成了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。中央设置了可以任免统领文武百官的相和将，又在边地或重镇的郡县设置了可以由中央任免的守和令等官职。然而，魏国毕竟刚从晋国脱胎出来，旧势力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，疆土的纷争也时有发生。为了富国强兵，魏文侯虚心纳贤。卜子夏是当时著名的学者，魏文侯就尊他为师。又听说田子方（子贡弟子）和段干木（子夏弟子）学问渊博，魏文侯也对他们十分恭敬，礼遇甚厚。这样，四方的贤者和有抱负的人都愿意到魏国来，魏文侯的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有志于革故鼎新的人才。他先后任用魏成、翟璜、李悝为相，制定法规；任用乐羊为将，攻取中山；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、西门豹为邺县令。经过一

番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，魏国很快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，“诸侯莫能与之争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）。其中西门豹也以他特有的机智、魄力和在邺地治理漳河、造福百姓的功绩，而垂名史册。人们敬慕和爱戴西门豹，把他看作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位清官。

二

邺地靠近漳河，毗邻赵国，向为战略要地。但是当时的漳河连年泛滥，两岸百姓深受其害。官吏又不思根除水患，一味强征赋税，百姓叫苦不迭，怨声载道。这样，作为魏都的重要门户，又是战略要地的邺县，非但不能起到外御强敌的作用，反而成为魏国的肘腋之患。因此，魏文侯总想委派一名得力的官员去管理邺地。后来，大臣翟璜推荐了西门豹，魏文侯经过考察，决定任命西门豹为邺令。

西门豹就任前，魏文侯语重心长地对西门豹说：“先生此番到邺地任职，寡人相信你一定能够建功立业，成就大名。”西门豹没有因为魏文侯的几句鼓励话而洋洋得意，他以谦逊的态度向文侯请教说：“请问立功业，成大名，有什么诀窍吗？”“有的。”魏文侯吩咐道：“到那里首先要深查细访，

特别要向乡邑老者多求教，向那些贤良之士学习。对那些好掩人之美、爱扬人之丑的人尤其要耐心寻访，注意听他们讲的话，并在实际中加以参验，切不可只听顺耳的话啊。”最后，魏文侯又叮嘱西门豹说：“世上有许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，比如莠草的样子像谷禾，花牛的斑纹像老虎，白骨的颜色像象牙，武夫石的质地又像玉石，须要仔细观察才能分辨出真假来。”

听了魏文侯的这番话，西门豹明白自己此次身膺重任，怠懈不得。但他知道自己平日里脾气比较急躁，容易发火，怎么办呢？西门豹就特地找了一根柔软而富有韧性的熟皮带，把它佩在腰间，用以自戒。期望以此提醒自己每逢大事要冷静思考，克服心急的毛病。

西门豹来到邺地以后，只见土地荒芜，乡邑萧索，人有饥饿之色，路无车马之喧。唯有那条流经邺境的漳河水，浊浪翻腾，呜咽咆哮。眼前的破败景象，实在比西门豹原来想象的更为严重。

西门豹记着魏文侯的嘱咐。他身着便服，不露声色地召集了当地一些“乡邑老者”，关切地询问起百姓的疾苦。经过打听，他才知道这里的水患固凶，人祸更甚。原来当地一些有钱有势的“三老”、廷掾伙同巫婆，利用漳水经常泛滥的祸患，

四处散布迷信，佯称“河伯娶妇”，便能禳祸消灾，借机愚弄残害百姓。

“河伯娶妇”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古老风俗。河伯，又作“冰夷”、“冯夷”、“无夷”等。据《庄子·大宗师》释文引司马彪云：“《清泠传》曰：（冯夷）华阴潼乡堤首人也，服八石，得水仙，是为河伯。”又据《楚辞·九歌·河伯》洪兴祖注引晋葛洪《抱朴子·释鬼》云：“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，天帝署为河伯。”这是关于河伯成神的大略说法。至于“河伯娶妇”的风俗还可以追溯得更早，近代考古学家根据殷人记载祀河的卜辞中有“河妾”一语，疑当时河神已有娶妻纳妾的传说了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“河伯娶妇”的风俗不仅中原地区有，当时地处西陲的秦国也流行类似的风俗。据《史记·六国表》：秦灵公八年（公元前417），“初以君主妻河”。《索隐》云：“谓初以此，年取他姓女为君主。君主，犹公主也。妻河，谓嫁之河伯。”可见“河伯娶妇”的风俗在当时的民间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些邳地的“三老”、廷椽和巫婆等头面人物也正是利用了当时流行的这一风俗，利用了当时百姓渴望摆脱水患的迫切心理，肆无忌惮地大搞起来。

邳地的父老乡亲们告诉西门豹，巫婆等人声称只要每年为河伯娶个漂亮的媳妇，向河伯讨好

就能免灾，否则大家只能等死。他们每年借口为河伯娶妇，敲榨百姓，可得钱数百万之多。对这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，除了拿出一小部分为河伯娶妇以外，其余都坐地分赃，大饱私囊。每到为河伯娶妇的时候，巫婆都要挨家挨户的巡行查看，为河伯寻找漂亮的姑娘。那些小户人家无力给三老、廷掾和巫婆送礼的，女孩子就不免被巫婆选中，充当河伯的媳妇。就这样，为了给河伯娶妇，真不知有多少骨肉分离，有多少穷人家女儿被活活投进江心。所以，当地一些有女孩子的人家，纷纷携女逃奔他乡。久而久之，邺地就越来越贫困荒凉了。

当西门豹了解到为河伯娶妇的真实情况后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，真想立即把这些三老、廷掾、巫婆抓来，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们一顿。但当他的手触到腰间的皮带时，便很快冷静下来。他明白“河伯娶妇”这件事在百姓中影响很大，决非他下一道命令所能解决的。怎样才能拆穿巫婆装神弄鬼的把戏，让那些恶棍得到严惩，又让邺地老百姓看清这些家伙的嘴脸呢？西门豹想了想，胸有成竹地对父老们说：“到了下一次为河伯娶妇时，请告诉我一声。我也要到河边为新妇送行。”父老们听了也不知这位新来的县令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。

三

这一年为河伯娶妇的日子到了。西门豹一身冠戴，带着兵士来到漳河边的空阔地带。只见漳河两岸，早已里三层，外三层，黑压压挤满了人群。邺地的一些头面人物也都鹄立恭候在一边，他们听说新来的县令西门豹今天也亲自要为新妇送行，个个兴奋异常。他们断定这个县令准是同前几任一样，是个只知要钱的赃官，今后不愁不同他们一路。

不一会，主持“娶妇”大典的巫婆一扭一摆地走了过来。这巫婆年已七十，但脸上却深一块、浅一块地涂满了脂粉。在她的身后，紧跟着十来个女弟子，个个穿着隐约露出肌肤的薄纱，打扮得妖冶非常。老巫婆参拜完西门豹，刚要转身离开，只听西门豹说：“快去把河伯的新媳妇叫来，我要看看她的模样长得怎样？”老巫婆忙点头称是，心中暗自庆幸，眼前的这位西门大人看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。她赶紧吩咐弟子们将新妇从河滩边搭起的赤黄色帷帐中扶出来，推到西门豹的面前。西门豹对着姑娘仔细地端详了一番，然后摇了摇头，表情严肃地对站在身后的三老、父老们说：“嗯，这姑娘长得不美呀！怎么能给河伯当新娘

呢？”说完，对几个兵士使了使眼色，又一本正经地对老巫婆说：“麻烦你去告诉河伯一声，今日对不住他老人家了，等改日挑个漂亮一点的姑娘再给他送去。”西门豹的话音未落，老巫婆已经大惊失色，这瞬间的突变哪里容得她细想，几个彪悍的兵士一拥而上，像鹰隼扑鸡似的将老巫婆拦腰举起，往河心一摔。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混浊的波涛立刻卷走了老巫婆。这时漳河两岸所有的人都望着西门豹，有的紧张，有的好奇，西门豹则神色安祥，肃立河边。

良久，西门豹又开口了：“老巫婆怎么一去这么久，一定是老而昏愤，不管用了，请哪位贤徒去看个究竟。”他一挥手，一个领头的女巫也被投进河中。过了一会，不见河中动静，西门豹显得有点不耐烦地说：“这位弟子怎么也一去不回呢？再请哪一位弟子去催一催！”又一个女巫被投进漳河。接着又投了一个女巫。看着西门豹接连将老巫婆和三个女弟子投入河心，那些平时作威作福、不可一世的三老、廷掾以及剩下的女巫都吓傻了，浑身像筛糠似的打着抖颤。西门豹瞟了他们一眼，又用商量的口吻对为首的三老说：“老巫婆和她的几位贤徒毕竟是女流之辈，不能把事情说清楚，还得请您老辛苦一趟。”老家伙还没来得及求饶，兵士们已经将他扛头扛脚，丢下河去。这时候西

西门豹依然虔诚而恭敬地望着漳河，两岸围观的男女老少没有一点声响，只有漳河湍急的流水声。又过了很长时间，西门豹才转过身对廷椽等人说：“他们都一去不回，你们看这件事怎生是好？要不要再让廷椽与豪长者一人下河去催他们快点回来。”这帮家伙听了，全都趴在地上，如鸡捣米似的磕头，直磕得血流满地，面如死灰。西门豹说：“好吧，那就再等一会吧。”这帮家伙依然磕头不止。最后，西门豹挥挥手说：“看来河伯太客气，一定是设宴留住他们了，大家都回去吧！”廷椽等听了，如闻大赦令，赶紧爬起来，抱头鼠窜。漳水河畔的百姓望着他们的狼狈样子，都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。

西门豹不屈服于旧的习惯势力，他用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的计策，智惩巫婆和三老；同时又用事实教育百姓，移风易俗。从此以后，在邺地没人再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，也没人再信为河伯娶妇就能消灾了。因此，从这一点来说，西门豹不愧为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无神论者。

西门豹破除了邺地流行的迷信思想后，立志改造漳河，发展农业生产。邺地位于太行山东部的冲积平原，自西向东流经邺地汇入黄河的漳河，一到雨季，河水因宣泄不畅，水位暴涨，经常泛滥成灾。西门豹经过认真的实地踏勘，决定沿漳

河开挖十二条水渠，蓄水分洪。要同时开挖十二条水渠，这在当时生产力还很低条件下，其工程之艰巨是可以想象的了。所以一时怨怼之声四起。西门豹反复强调开渠利弊，信心百倍地说：“现在挖渠引水，父老乡亲会因此受些苦难，但我料定他们将来一定会明白的。”在西门豹的督促下，十二条大水渠终于修成了。每条水渠不仅均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，而且还分别筑坝多处，便于日常取水。为了不妨碍交通，每条水渠上还建起了桥梁。由于治理了漳河，农田得以旱涝保收，邺地粮食“亩收一钟”，高于魏国的其他地区，变得富庶起来。邺地的百姓感激西门豹的功绩，相传把漳河十二渠又称作“西门十二渠”。

漳河十二渠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四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，也是黄河流域出现较早的灌溉工程。它对后世治理水患、应用水利起着积极的作用。左思《魏都赋》云：“西门溉其前，史起灌其后。”指的就是百年后，魏襄王时史起出任邺令，又在原来漳渠的基础上，兴修水利，成功地把大片的盐碱地改良成了水稻田。

在邺地，西门豹除了治理漳河外，为官也十分清正廉明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·说六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“西门豹为邺令，佯亡其辖，令吏求之不能得，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间。”陈奇猷《韩